

林學忠主編：《城大文史芻論：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文學碩士論文集》第四輯
（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2025年6月）

泰國普通話學習者雙音節聲調感知研究綜述

陳 玉

摘 要

本文通過分析泰國學習者普通話聲調習得的研究現狀，發現其主要集中於三方面：普通話聲調習得偏誤的描寫、普通話聲調習得偏誤的解釋、普通話聲調習得難度順序的判斷。由於當前研究材料主要集中於單音節聲調，本文進一步分析了普通話雙音節聲調習得的研究現狀，從普通話雙音節聲調發音規律、普通話雙音節聲調的知覺特徵、漢語二語習得者的聲調感知特點三方面進行歸納，以期為今後泰國學習者普通話雙音節聲調習得的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

泰國學習者 普通話聲調習得 普通話雙音節聲調習得

一、引言

漢語作為一種典型的聲調語言，其聲調能夠區分詞義的音高變化。¹在漢語語音結構中，聲母、韻母、聲調共同構成漢語語音結構，其中聲母 21 個、韻母 39 個，由此可組成 400 多個基本音節，若標上聲調，就有 1200 多個音節。然而，音節中聲調的可選擇性最小，重複選擇的頻率最高，因此若在聲調習得環節出現偏誤，那麼在語流發音中出現偏誤的頻率會非常高，對信息傳遞的準確性有直接影響。林燾（1921-2006）曾提出，聲調

¹ Moira Jean Winsland Yip, *Tone*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9-40.

是漢語語音結構中最敏感的部分，學習普通話只要聲調讀準，即使卷舌聲母發得不好，或 ü 的嘴唇不圓，聽起來也是相當流利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聲調教學比聲母、韻母教學更重要，也更難。²可見聲調是漢語語音習得的核心內容。

當前學界將漢語聲調分為靜態聲調（Dynamic tones）和動態聲調（Static tones）。靜態聲調是孤立的每個字的音節聲調；³而當一個孤立的音節進入連續的語流時，它的調值往往受到語境的影響而發生變化，這就是動態聲調。⁴漢語二語習得者在日常交際中，常出現「在單音節詞中發音標準，而在發雙音節詞或語流交際過程中往往出現許多聲調偏誤」，原因是日常交際是在語流中進行的，而語流中的字調與單音節詞的靜態聲調相距較遠。語流中雙音節動態聲調占絕對優勢，而其動態聲調又存在語流音變問題，這是漢語學習者最終需要掌握的，但對於漢語學習者而言，這正是學習漢語的一大難點。

近年來，「漢語熱」在東南亞國家成爲一股熱潮，尤其是泰國更成爲重點推廣漢語的國家之一。據教育部數據統計，近年泰國來華留學生人數呈穩定增長趨勢，2018 年人數更高達 28608 人，成爲全球來華留學生人數排名第二的國家。⁵在泰國國內，漢語課程已在幼稚教育、小學、中學及各大高校中積極開設起來。漢語已逐漸成爲泰國國內除英語外的又一門重要外語。

泰語和漢語同屬聲調語言，因而泰國學習者對聲調及聲調的意義並不陌生，但泰語的五個聲調與普通話的四個聲調並不完全相同，且正因其中的許多相似卻不完全相同的音素，泰國學習者在漢語習得過程中常出現因母語遷移而引起的偏誤現象。James Emil Flege 在語音學習模型（Speech Learning Model, SLM）中早已提出：相似音素比陌生音素更難習得。⁶泰國學習者即便能理解音高變化能起區分意義的作用，但在實際交流中，漢語母語者能明顯聽出泰國學習者的普通話發音有濃重的「洋腔洋調」。林燾亦提出：「造成外國人說中文洋腔洋調的主要原因不在聲母和韻母，而在聲調和比聲調更高的語音層次。」⁷此外，眾多漢語研究者與教學者發現，若漢語聲調在初級階段沒有正確習得，那麼到了中高級階段，則易出現「化石化」（Fossilization）現象，⁸如泰國學習者常

² 林燾：〈語音研究和對外漢語教學〉，《世界漢語教學》1996年第3期，頁19。

³ 郭錦桴：《漢語聲調語調闡要與探索》（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頁157。

⁴ 陳慧忠：《對外漢語論叢第8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頁79。

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8 年來華留學統計〉，<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 日]。

⁶ James Emil Flege, "Cross-language Switching in Stop Consonant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by Dutch Speakers of English". *Speech Communication* 6 (1987), pp.185-202; James Emil Flege, "The Production of 'New' and 'Similar' Phones in a Foreign Language: 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Equivalence Classification," *Journal of Phonetics* 15 (1987), pp. 47-65.

⁷ 林燾：〈語音研究與對外漢語教學〉，頁19。

⁸ 「化石化」一詞源於Larry Selinker和Usha Lakshamanan提出的“Fossilization”概念，指的是二語習得者的語言——中介語中某一部分不同於目標語結構卻又長期停滯不前的現象。詳參Larry Selinker and Usha Lakshamanan, "Language Transfer and Fossilization: The 'Multiple Effects Principle'," in Susan M. Gass and Larry Selinker, eds., *Language Transfer in Language Learning* (Rev. ed.; Amsterdam: J. Benjamins Pub., 1992), pp. 197-216.

出現的陽上相混、音高偏低、發音拖遲等偏誤現象。劉珣在其著作中指出：「語音基礎沒打好，一旦形成了習慣，錯誤的語音最容易『化石化』，以後就很難糾正。所以第二語言教學，不論學習者帶有何種目的，都應嚴格要求學好語音。」⁹因此，對於泰國學習者而言，聲調習得與教學是語音習得與教學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自上世紀 80、90 年代以來，國內學者開始逐漸深入研究泰國學習者普通話聲調習得問題，其主要原因在兩方面：聲調是普通話學習者面臨的一大難題，但在實際教學中卻始終缺乏比較有效的教學方法和應對措施，泰國學習者的「洋腔洋調」與聲調的「化石化」現象依舊普遍存在；國內的二語習得研究領域中，關於泰國學習者的普通話聲調習得的研究逐漸增加，但研究成果較為單一，且以單音節聲調習得研究為主，語流中的聲調習得研究成果甚為有限。

本文嘗試對當前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聲調的研究現狀進行分析總結，發現目前關於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聲調的研究材料主要基於單音節聲調，因而進一步分析了普通話雙音節聲調在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現狀，從普通話雙音節聲調發音規律、普通話雙音節聲調的知覺特征、漢語二語習得者的聲調感知特點三個方面進行歸納，以期為今後關於泰國學習者普通話雙音節聲調習得的研究提供借鑒。

二、泰國學習者普通話聲調習得研究現狀

上世紀 80、90 年代以來，隨着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國別化教學研究逐漸深入，國內學者開始關注泰國學習者的漢語語音習得問題。這一時期出現少量關於泰國學習者漢語語音習得及教學的研究文獻，且是基於主觀經驗作出的探討，缺乏客觀、量化的研究手段。

進入 21 世紀後，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加，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等方面均做了有益探索：在研究內容上，隨着研究內容的深入與細化，聲調習得研究從作為語言研究的部分內容進行研究，與聲母、韻母被共同探討轉而作為獨立的研究內容進行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隨着實驗語音學的發展，研究方法由依賴於經驗總結，轉向借助現代語音分析軟體進行聲學測量與分析的實證性研究，使研究結果變得客觀、具體、量化；在研究材料上，語流聲調的考察逐漸引起重視，考察語料逐漸從單音節詞的靜態聲調研究轉向雙音節詞的動態聲調研究，甚至有學者展開三音節聲調¹⁰的考察，以窺探以漢語作為二語的語流聲調習得規律。

本文就前人對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聲調的研究內容進行總結，發現其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普通話聲調習得偏誤的描寫、普通話聲調習得偏誤的解釋、普通話聲調習得

⁹ 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0），頁356。

¹⁰ 馮雪：〈泰國留學生漢語習得二、三字組變調模式實驗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頁78；姜躍程：〈泰國留學生漢語三字組聲調偏誤分析〉（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頁11-33。

難度順序的判斷。

（一）關於泰國學習者普通話聲調習得偏誤的描寫

最早趙元任（1892-1982）提出：「對外國學生來說，是調域而不是調型造成學習困難。」¹¹趙金銘在關於聲調語言母語者的調查研究中證實了趙元任的觀點。¹²此後，學者們針對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聲調的語音偏誤進一步研究。筆者總結近三十年的研究結論發現：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聲調的產出偏誤主要集中於調域偏誤，也有調型偏誤，也有調域與調型偏誤同時存在。

上世紀 90 年代起，大多學者基於經驗總結的非實證性研究方式，從語音整體分析層面，在漢、泰語言對比分析的基礎上，探討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單音節詞的語音偏誤，其中聲調偏誤未作為獨立內容被探討。最早李紅印通過聽辨泰國學習者的普通話聲調發音，提出泰國學習者習得漢語單音節聲調的偏誤集中在調域偏誤：「一聲調不夠高，四聲調太降長」。¹³曾富珍提出由於無相似聲調，泰國學習者最難掌握上聲，發上聲時存在明顯調域偏誤，表現為起點過高，降不下去，上升時又升得過高，聽覺上造成陽上相混。¹⁴吉娜和簡啟賢提出，泰國初級學習者發雙上相連時，前字和後字都常出現調值偏誤，研究更加具體化。¹⁵總結以上學者的結論可以發現，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聲調的主要偏誤集中於調域偏誤。

進入 21 世紀後，不少學者突破主觀性的研究方式，通過實驗研究的客觀、量化的研究手段進行分析，他們的實驗都支持了泰國學習者習得漢語聲調的偏誤集中於調域偏誤，並且通過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更加具體化的結論。

最初一批學者的實驗研究逐步總結出了當前較為認同的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聲調的偏誤模式。〔泰〕坎楞·達忠巴（Kwanrean Tachumpa）首次採用實驗語音學的方法，亦得出漢、泰兩種語言的聲調在調形上差別不大，但調域差別較大，導致泰國學習者無論是讀單音節還是多音節，發普通話四類聲調的調域都比普通話母語者較窄。¹⁶她還發現，陽平和上聲是泰國學習者較難掌握的，在調形、調值和調域都出現偏誤，常把陽平念為曲折調，造成陽上相混。¹⁷蔡整瑩和曹文通過聽辨實驗，進一步得出泰國學習者的偏誤模式為「陰平上不去，陽平去聲長」¹⁸。陳晨和李秋楊在標記性區分假說（Markedness

¹¹ 轉引自王韞佳：〈也談美國人學習漢語聲調〉，《語言教學與研究》1995年第3期，頁126。

¹² 趙金銘：〈從一些聲調語言的聲調說到漢語聲調〉，載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組織委員會編：《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北京：北京語言學苑出版社，1988年），頁171。

¹³ 李紅印：〈泰國學生漢語學習的語音偏誤〉，《世界漢語教學》1995年第2期，頁68。

¹⁴ 曾富珍：〈泰國學生學習漢語語音的難點〉，載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漢語學院編：《語言文化教學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1997），頁334。

¹⁵ 吉娜、簡啟賢：〈泰國學生初學漢語的偏誤分析〉，《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2卷第3期（2004年5月），頁47。

¹⁶ 坎楞·達忠巴：〈漢語與泰語的聲調比較研究〉（雲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頁40。

¹⁷ 坎楞·達忠巴：〈漢語與泰語的聲調比較研究〉，頁40。

¹⁸ 蔡整瑩、曹文：〈泰國學生漢語語音偏誤分析〉，《世界漢語教學》2002年第2期，頁89。

Differential Hypothesis, MDH)¹⁹基礎上進行實驗分析，結論更加具體化：在調域上，泰國學習者的典型偏誤標記為陰平上不去，去聲過長；次典型偏誤標記為陽平升時起點過低，升太慢，上聲多發為半上²⁰。陳娥則通過對不同漢語水準的泰國學習者進行錄音樣本聲學分析，得出泰國學習者普遍將陽平發成曲調，上升前總會習慣性地先降一點，這是泰國學習者從初級階段到高級階段一直存在的「化石化」偏誤現象；此外發雙音節後字上聲時，常發成降調。²¹陳娥的實驗結果總結了泰國學習者在普通話四類聲調的調域、調形偏誤，支持了前人得出的「陰平上不去，陽平去聲長」、「上聲多發為半上」以及「陽上相混」的聲調偏誤模式結論。此後學者們的研究結果大體與此一致。

在近十年的研究中，從普通話單音節聲調習得角度，薛東梅提出泰國學習者發普通話單音節陰平調時，不僅調域偏低，調型也微降。²²楊娟則發現泰國學生發普通話上聲時，常使用泰語進行注音，將泰語的低平調和升調合起來對應到普通話上聲，導致調型偏誤：或是忘記前半部分的降音，或是發完降音之後忘記升上去。²³阿麗達通過感知實驗中進一步提出，在初級階段，泰國學習者發普通話上聲時，調型多為下降，不出現「凹型」，與陳娥實驗結果相符。²⁴劉璐茜通過對來自不同母語背景的留學生的實驗研究，提出泰國學習者容易把平調發成曲調，習得陽平時音高的起點和末點也無法較好把握。²⁵

從普通話雙音節聲調或多音節聲調習得角度，王瑋通過對比普通話單音節詞和多音節詞的習得結果提出，在雙音節聲調中無論是前字調還是後字調，單音節聲調中出現的偏誤形式在雙音節聲調中出現得更加普遍。²⁶馮雪通過對不同漢語水準的泰國留學生進行漢語雙音節、三音節變調模式實驗研究，發現三音節聲調的變調偏誤：中字為陽平時，首字調尾和末字調頭均出現首字調尾高、末字調頭低的偏誤；中字為上聲或三上連讀

¹⁹ 標記性區分假說 (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 MDH) 由 Eckman 在「普遍語法」研究中的語言標記 (Markedness) 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語言標記理論認為，任何語言成分不是「有標記的」就是「無標記的」，無標記的語言成分更基本、普遍，因而更易習得，有標記的成分在其他許多語言中並不存在，因而較難習得。在此基礎上，Eckman 進一步提出：就兩種語言之間的不同而言，有標記的成分比無標記的成分更難習得，標記性強的成分比標記性弱的成分更難習得。引自 F. R. Eckman, "Markedness and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Language Learning* 27 (1977), pp. 315-330.

²⁰ 陳晨、李秋楊：〈語音偏誤標記與語音對比——談泰國學生語音習得問題〉，《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第6卷第2期（2008年3月），頁83。

²¹ 陳娥：〈泰國學生漢語習得中的語音偏誤研究〉（雲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頁50-51。

²² 薛東梅：〈泰國中學生漢語四聲單字調獲得情況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頁18。

²³ 楊娟：〈泰國小學生初級漢語習得中的語音偏誤分析〉（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頁17。

²⁴ 阿麗達：〈泰國學生漢語單字調習得過程的實驗分析〉（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頁68。

²⁵ 劉璐茜：〈不同母語國家留學生漢語聲調習得偏誤實驗研究——以韓、西、泰語母語背景留學生為例〉（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頁37。

²⁶ 王瑋：〈泰國漢語零基礎學習者韓語學習中的語音偏誤分析及解決策略〉（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頁17。

時，常出現不知變調規則的情況。²⁷

由此可見，目前關於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聲調的偏誤描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對單音節聲調的偏誤描寫，少數學者在雙音節詞聲調甚至三音節詞聲調領域進行探究。無論是單音節聲調還是多音節聲調，泰國學習者的偏誤集中於調域偏誤，且集中於上聲和陽平。

（二）關於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聲調偏誤的解釋

總結近三十年來的研究結論，發現對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聲調的偏誤解釋主要從語際因素的干擾、語內因素的干擾、學習者主觀因素的影響、客觀環境的影響進行解釋。

母語與二語之間的相似性不僅僅帶來正遷移，亦會導致負遷移。語際因素的干擾指的正是由於母語負遷移而產生偏誤的現象，這些偏誤屬於語際遷移範疇，主要出現在第二語言習得的初級階段。²⁸

李紅印分析得出，泰語語言系統「重音後置」的特徵是導致偏誤的原因之一。他針對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陰平+去聲」的雙音節或多音節動態聲調考察了一百多個語音材料，發現這一組合的偏誤明顯呈規律出現，出現偏誤的頻率也非常高，如「約會、工作、音樂、雞蛋、方便、發現、生日、醫院、酸辣湯、真對不起」等詞，都將陰平由高平發成低平、去聲降得過長。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母語語言系統中「重音後置」的影響。這一母語影響也出現在英語習得上，如發 shopping、center、summer、doctor、number 等時，常把詞重移到末一音節，呈現出「泰式英語」的普遍特點。此外，漢語也是「重音後置」型語言，一般認為，漢語詞重音的特點是「重音多落在最後一個音節上」。²⁹如此看來，普通話與泰語在雙音節詞的重音規律上存在相似性。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相似性也存在相異因素。李紅印提出，在實際語流發音中漢語詞重音「前傾」趨勢在擴大，部分「中重」詞的末一音節也讀得越來越輕，不可否認有一部分漢語雙音節詞或多音節詞的重音形式朝「重輕」式轉變。³⁰因此，不可否認漢語和泰語語音的重音規律是同中存異，但二者的語言系統中「重音後置」的相似現象占絕大多數。

陳娥提出母語遷移和文化心理因素是造成泰國學習者發普通話聲調時出現調域偏窄、音節拖長偏誤現象的原因。相較於普通話聲調，泰語聲調調域都較窄，因而發普通話聲調時也會習慣性地出現調域偏窄。此外，泰國學習者發普通話去聲（51）時，將其對應到泰語的降調（41），二者在調域、調形、調值上都存在相似性。但是，泰語降調

²⁷ 馮雪：〈泰國留學生漢語習得二、三字組變調模式實驗研究〉，頁78。

²⁸ 劉富華、劉立成、李曦：《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4），頁38-41。

²⁹ 魯健驥：〈中介語理論與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語音偏誤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1984年第3期，頁50。

³⁰ 李紅印：〈泰國學生漢語學習的語音偏誤〉，頁70。

本身發音時長較長，若將降調的音節發得短促會被視為一種不禮貌的行為。³¹因此泰國學習者發普通話去聲時容易將音節拖得過長。陳娥的偏誤解釋得到此後眾多學者認同。

陳晨和李秋楊從認知心理學角度提出，泰國學習者的偏誤標記都與學習者自身的母語經驗有着密切關係。陳、李提出人們在學習第二語言時對語音的感知與自身的母語經驗分不開，「排除聽覺器官疾病因素，人們對母語以外語音的感知是帶有先驗成分特點的」。他們認為，泰國學習者學習普通話聲調時出現的典型偏誤標記（陰平上不去，去聲長、有拖遲感）與次典型偏誤標記（陰平上升時起點較低、上升慢，上聲多以半上出現）都跟泰語本身的發音習慣有密切聯繫。³²

除了以上語際因素的影響，目的語語言系統的內部特徵也會對學習者感知二語語音特徵造成影響³³。這種因語內因素的干擾而出現的偏誤現象常常出現在中高級階段，心理學上將之歸為「目的語知識的過度泛化」，具體表現為：學習者由於掌握目的語知識不足，將所學的不充分、有限的目的語知識，用類推的方法不恰當地套用在新的目的語的語言現象上，而造成偏誤，這也稱為過度概括。³⁴泰國學習者的語內偏誤現象常出現在雙音節詞或多音節詞的上聲變調中：一種是學習者發上聲時，常把首位音節的上聲發成全上，原因是不了解普通話首位音節的上聲不讀全上而要變調的規律；另一種是常把第二音節的上聲發成降調，原因是將「上聲在非上聲前讀成半上」的發音規律過度泛化成「上聲都讀成半上」，且普通話半上的調值（21）與泰語的降調（21）調值相同，這種相似性更增加了學習者將不該讀成半上的上聲讀成半上的可能性。³⁵

不少學者基於個人教學經驗，發現學習者的主觀因素和客觀環境都會對普通話習得造成影響。主觀經驗主要體現在不同的年齡、興趣和學習動機導致的習得差異。客觀環境則體現在泰國總體社會環境缺乏漢語語言環境。儘管目前泰國許多學校已開設基礎漢語課程，來中國求學、從商的群體也增加了不少，近年也有一些中國影視劇、中國明星在泰國流行起來，甚至有部分學習者出身於自華裔家庭，但總體上，在校園中除了漢語課堂外以及在社會生活中學習者都鮮少使用漢語，在華裔家庭裏但由於家中長輩多是早年赴泰的華人，其普通話聲調本身常常帶有濃重的方言口音，不利於學習者的習得。

（三）關於普通話聲調習得難度順序的判斷

漢語四聲調習得的難度順序是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目前已有不少學者作過調查研究，但由於研究重點、調查語料、學習者個體因素不同等原

³¹ 陳娥：〈泰國學生漢語習得中的語音偏誤研究〉，頁50-51。

³² 陳晨、李秋楊：〈語音偏誤標記與語音對比——談泰國學生語音習得問題〉，頁82-87。

³³ 王功平：〈西班牙語區留學生普通話雙音節聲調感知實驗〉，《華文教學與研究》2015年第3期，頁36。

³⁴ 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頁195。

³⁵ 例如，李黎：〈泰國大學生漢語語音偏誤分析及教學對策〉（華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頁17；曠潔：〈印尼、韓、泰留學生漢語單字調實驗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頁57。

因，研究結論不盡相同。

余藹芹最早提出，外國學習者習得漢語聲調的難度順序是：陰平最易掌握，其次是去聲，接而陽平，上聲最難掌握。³⁶蔣嫦娥認為，就泰國學習者而言，發普通話的陰平、陽平、上聲較困難，讀單音節的上聲尤其困難，半上調值能對應到泰語地平調（21）容易些。³⁷李紅印則提出泰國學習者漢語聲調偏誤最嚴重的是陰平和去聲。³⁸周小兵和李海鷗認為，對來自任何語言背景的學習者而言，對普通話聲調的習得順序大致都是：陰平、去聲/陽平、上聲，³⁹與余藹芹先生觀點相似。

進一步提出更具體的結論的是陳娥，根據調查研究結果她提出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四聲調的難度等級是：陰平 < 去聲 < 上聲 < 陽平（由易到難）。⁴⁰此後亦有不少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相同的難度等級順序。阿麗達更進一步通過對泰國學習者普通話單音節聲調感知和發音實驗，提出無論是在感知方面還是發音方面，泰國學習者正確感知普通話聲調的順序為：去聲 > 陰平 > 上聲 > 陽平（由先到後），⁴¹進一步印證了陳娥的「陽平最難，上聲次之」的結論。

由以上結論可知，當前關於泰國學習者習得普通話聲調的難度順序的研究中，雖有部分研究結果趨同，但仍未得出一致結論，造成差異的原因包含實驗被試漢語水準不同、實驗被試年齡段不同、各實驗研究的着重點不同、所用語料不同等。更進一步來說，關於泰國學習者在漢語習得的不同階段，是否存在一個具普遍性的聲調習得難度順序，目前尚無定論。

三、普通話雙音節聲調習得研究現狀

（一）普通話雙音節發音規律

上世紀 80 年代起，國內學者開始針對語流中的聲調規律進行研究分析。吳宗濟（1909-2010）對普通話語流中的變調規律進行研究，嘗試通過大量例子分析單音節聲調與句調之間的關係。⁴²

此後不少學者從重音位置角度考察雙音節發音規律。徐世榮通過雙音節詞的音量分

³⁶ 余藹芹：〈聲調教法的商榷〉，載第一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組織委員會編：《第一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頁231-232。

³⁷ 蔣嫦娥：〈淺談泰國學生學習漢語語音的難點〉，載武柏索編：《古今中國面面觀：北京語言學院來華留學生畢業論文選》（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頁300-302。

³⁸ 李紅印：〈泰國學生漢語學習的語音偏誤〉，頁66-71。

³⁹ 周小兵、李海鷗：《對外漢語教學入門》（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頁144-145。

⁴⁰ 陳娥：〈泰國學生漢語習得中的語音偏誤研究〉，頁52。

⁴¹ 阿麗達：〈泰國學生漢語單字調習得過程的實驗分析〉，頁73-74。

⁴² 吳宗濟：《普通話語句中的聲調變化》，載氏編：《吳宗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141-160。

析提出，普通話雙音節詞中讀音「後重」占絕大多數。⁴³魯健驥也提出漢語詞重音的基本規律是「重音多落在最後一個音節上」。⁴⁴林茂燦、顏景助、孫國華的實驗結果也表明，北京話雙音節詞通常後字比前字讀得更重、聽起來更加突出清晰。⁴⁵吳為善通過分析雙音節詞和句子的語法結構得出，「後重」是漢語節律單元的自然傾向。⁴⁶端木三進一步提出，漢語的一大特點是重音的感覺不明顯，但普通話雙音節詞重音的判斷可大致依據兩點：在停頓前，重音一般在右在；其他位置，重音一般在左。⁴⁷基於以上實驗結論，我們可以發現普通話雙音節詞的重音規律是：「後重」占絕大多數。

此外，也有學者結合聲學特徵探討雙音節詞的發音規律。李子殷從調域和調長的角度，統計分析得出：在調域方面，陰平和陽平均是前字調域大於後字調域，上聲和去聲均是後字調域大於前字調域；在調長方面，前字的平均調長均大於後字的平均調長。⁴⁸沈炯提出有重音的詞往往有較寬的調域。⁴⁹

任國慶針對雙音節聲調發生音變的原因進行分析，提出有雙音節前後位置、輕重音、語速、字的表意功能的強弱等內部因素的影響，還有聽話人對字詞含義的理解等外部因素的影響。⁵⁰

（二）普通話雙音節聲調的知覺特徵

於國內，80年代雖就有學者對普通話雙音節聲調的知覺特徵進行研究，但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才逐漸較為集中，且研究內容更為細緻，研究手段更加客觀。

林燾和王士元從感知實驗發現，聽音人對雙音節詞前字音節調類的判斷，往往受到前字音節的終點音高和後字音節的起點音高之間的音高差的影響。⁵¹曹文在平調的聲調感知實驗中得出，雙音節詞中聲調的調形、調階都對字調的辨認造成影響，當二字調形相同，調階上的差異會被特別注意，當二字調形不同時，調解上的差異則會被忽略。⁵²王韞佳和李美京通過陽平和上聲的感知實驗提出，調階對陽平的辨認有重要影響，當調階不高時，陽平的辨認不需要很大的升幅。⁵³後又提出對普通話母語者而言，音高曲線前半程

⁴³ 徐世榮：〈雙音節詞的音量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1982年第2期，頁5。

⁴⁴ 魯健驥：〈中介語理論與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語音偏誤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1984年第3期，頁50。

⁴⁵ 林茂燦、顏景助、孫國華：〈北京話兩字組正常重音的初步實驗〉，《方言》1984年第1期，頁57。

⁴⁶ 吳為善：〈平仄律、輕重音和漢語節律結構中「弱重位」的確認〉，《語言研究》2005年第3期，頁90-94。

⁴⁷ 端木三：〈重音理論及漢語重音現象〉，《當代語言學》2014年第3期，頁300-302。

⁴⁸ 李子殷：〈漢語二字調圖樣分析及其在合成語言中的應用〉，《聲學學報》1985年第2期，頁73-84。

⁴⁹ 沈炯：〈漢語語勢重音的音理〉，《語文研究》1994年第3期，頁10-15。

⁵⁰ 任國慶：〈北京話的語流音變與對外漢語教學〉，《世界漢語教學》1989年第4期，頁238。

⁵¹ 林燾、王士元：〈聲調感知問題〉，《中國語言學報》1985年第2期，頁59-69。

⁵² 曹文：〈漢語平調的聲調感知研究〉，《中國語文》2010年第6期，頁536。

⁵³ 王韞佳、李美京：〈調型和調階對陽平和上聲知覺的作用〉，《心理學報》2010年第9期，頁899。

是辨認上聲的重要條件，但對普通話學習者而言，他們可能並不憑藉這個特徵來辨認上聲。⁵⁴蔡蓉和石鋒則通過實驗得出，處於雙音節前後不同位置時，聽感界限存在明顯差異：人們對後字組的陰平和上聲範疇感知能力不如前字組；當目標字位於雙音節後字時，時長因素對其感知具有影響。⁵⁵

(三) 漢語二語習得者的聲調感知特點

關於漢語二語習得者的聲調感知特點，目前有不少研究表明：聲調語言母語者對漢語聲調範疇的感知能力好於非聲調語言母語者；非聲調語言母語者的漢語聲調範疇感知能力也存在差異：高級學習者對漢語聲調範疇的感知能力比初級學習者的感知能力高，初級學習者對普通話聲調範疇的感知受母語經驗影響較大而趨向於連續性感知。⁵⁶此外，感知普通話時，聲調語言母語者更多依靠調域、調形綫索，而非聲調語言母語者更多依靠元音、輔音和調域綫索。⁵⁷聲調語言母語者對雙音節後字聲調特徵的關注度明顯高於前字。⁵⁸習得者對雙音節詞後字四四聲的感知情況，通常是陽平的感知難度最大，去聲的感知難度最小。⁵⁹

關於泰國學習者的普通話雙音節聲調感知特點，學者們發現學習者的習得情況不僅出現雙音節前後位置上的差異，還有雙音節詞語意義的差異。薛晶晶通過實驗發現，雙音節聲調中後字產出比前字產出更加穩定，調形更接近於母語者。⁶⁰舒曉玲分別考察了初級、中級泰國學習者的雙音節聲調感知特點，發現位置效應對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習者感知四聲會產生不同影響：陰平位於前音節時，初級學習者的感知正確率較高，位於後音節時，中級學習者的感知正確率較高；初級、中級學習者均對後位陽平、前位上聲、後

⁵⁴ 王韞佳、李美京：〈韓語母語者對普通話陽平和上聲的知覺〉，《語言教學與研究》2011年第1期，頁24。

⁵⁵ 蔡蓉、石鋒：〈音高和時長對普通話陰平和上聲的聽感影響〉，《語言科學》2013年第1期，頁17。

⁵⁶ 例如：P. A. Halle, Y. Chang and T. C. Best, "Identific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Tones by Mandarin Chinese vs. French listeners," *Journal of Phonetics* 32 (2004), pp. 395-421; Huang, T., "Language-specificity in Auditory Perception of Chinese Tones" (PhD dis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4), pp. 175-182; Y. Xu, J. Gandour and A. Francis, "Effects of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stimulus complexity on the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f pitch direction,"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20 (2006), pp. 1063-1074.

⁵⁷ A. Jongman, and C. Moore, "The role of language experience in speaker and rate normalization process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 1 (2000), pp. 62-65.

⁵⁸ 陳默、王建勤：〈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漢語雙字組聲調發展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第4期（2010年7月），頁29-31。

⁵⁹ 王又民：〈匈牙利學生漢語雙音詞聲調標注量化分析〉，《世界漢語教學》1998年第2期，頁91-98；陳珺、孫莎琪：〈韓國學生雙音節詞語聲調聽辨能力測試研究〉，《長江學術》2012年第2期，頁114-121。

⁶⁰ 薛晶晶：〈美國和泰國學習者漢語普通話陽平與上聲習得的實驗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頁105-106。

位去聲感知較好。⁶¹易斌提出詞語有無意義可能會對感知結果造成差異：學習者在感知有意義的詞語聲調的過程中，由詞語意義而獲得的熟悉性、語境等提示因素可能會引發學習者由感知水準到語義水準而採用不同的加工方式，而在感知無意義的詞語聲調的過程中，通常只有一種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⁶²因此實驗材料被分為有意義的雙音節自然詞和無意義的雙音節偽詞兩組，實驗結果顯示有意義雙音節自然詞聲調的感知正確率明顯大於無意義的雙音節偽詞聲調的正確率，尤其是在初級階段。這一結果表明雙音節詞自身有無意義會影響泰國學習者的雙音節聲調感知結果。

四、結語

從上述眾多研究成果看，關於泰國學習者漢語聲調習得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了初步成果，為今後的研究作出了眾多方面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在研究方法上，客觀、量化的實證性研究手段應用仍然較少，大多是基於總結經驗得出的結論，帶有一定主觀性；在研究語料上，主要集中於單音節聲調研究，而我們知道，作為語流基石的雙音節聲調的研究才是實際教學的真正需求；當前結論極少探討普通話雙音節詞自身的不同因素對泰國學習者聲調感知結果的影響，更無研究涉及產生以上影響結果的深層機制。基於以上研究不足，今後關於泰國學習者普通話雙音節聲調習得的研究可基於以上方向作進一步探索。

⁶¹ 舒曉玲：〈泰國中學生習得漢語聲調的變異情況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頁63-67。

⁶² 易斌：《第二語言聲調習得實驗研究——個案對比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108-115。

